**圆桌派第二季第6集 女德：丁璇之荒谬怎理解**

[圆桌派 第二季](https://v.youku.com/v_nextstage/id_3127efbfbd11250911ef.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Program_1.dtitle" \t "https://so.youku.com/search_video/_blank)

文化 · 2017 · 中国 · 24集全

主持人：窦文涛

简介：《圆桌派》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倾力打造。立足“撩、聊、了、料”四大吸睛秘笈，不设剧本，即兴聊天，平等视角，智慧分享。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交流价值观点、碰撞思想火花，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

**本期嘉宾：窦文涛、许子东、马家辉、梁文道**

窦文涛：都说这个反者道之动，今天咱来个反的，这个反的我都不知道人家这个观众能不能接受。

梁文道：怎么了。

窦文涛：咱们这个，不是四个老干葱，四个老爷们，我今天准备谈个什么话题，你知道吗？女德，嘿嘿。

梁文道：肯定要挨骂。

窦文涛：女德，不，这正考验我们在这个女德面前，你们作为男人，作为新时期的男人，每一个人是什么态度，我今天想检查检查。当然这个话题不是我挑起来的，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姐姐，我真是惊为天人叫丁璇，先是她一段演讲在网上这个流传，你可以看看她这个演讲，一些只言片语就能把你给惊着，你可以看看。

**观看网络视频资料**

许子东：她还有更火爆的那个话。

窦文涛：来，许老师说说。

许子东：我看了她说是家暴嘛，家暴了女人要忍，忍了以后这女人就不得病，是吧。

梁文道：是。然后又讲女人应该要服从，服从男性。

窦文涛：这个版权都不来自于她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丁璇不是她一个，你查她的这个资料，她好像还是属于一个类似于什么社会组织，现在有一些社会组织都是打着传统文化，什么传统文化研究会，甚至现在网上有人搜，就是说她还涉及到盈利，对吧，像她这个一场演讲、培训。

许子东：她在高校演讲。

窦文涛：是吗？

许子东：然后我看了珠海什么地方，它一个活动，后面写着还有她丁璇的什么诗歌，什么朗诵，什么什么的，专门有一个活动是她的诗歌之类的，五言。

窦文涛：她还领着大家集体那个宣誓，说所以说我们应该一起宣誓，跟着我预备。我发现她都不是预备起，她是预备起。我们一定要坚守贞操，底下那个听众真的拥护，我们一定要坚守贞操。

梁文道：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底下都是女的？

窦文涛：女的很多。你知道这个事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说这版权也不是她的，就关于家暴的这个。

你记得前几年就是媒体曝出来听说是被取缔了。在广东东莞，东莞就要有一个叫蒙正国学院。还是一个男的，一个姓黄的一个男的他创办的，那真是好多女的，包括这个女企业家交钱去学习睡大通铺去学习。

然后这个学习找人这个现身说法，就是说我们就是找来模范，这模范就是说我早上四点起床，对吧，这个老公和儿子起床之前我就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干了，然后说老公打我们，打我们是教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说我们平常把家里该干的事勤勤小心的都干完了，我们难道还能招打吗？他还会打我们吗？

有一次我的老公打我，我没有吭声，是吧！我就一直让他打，让他打，打到后来我发现他不打了，你看这就是忍耐的力量。

然后大家跟着我念，就也是预备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什么永不离婚什么就是这个，你说就那个时候那个国学院也是女德，而且你知道它有一个东西，拜这个孔圣人还拜一个谁，就是贩卖这些东西。

就是说女人的罪全是我们自己的罪，对吧，我们干好了活他还能打我们吗，都是这个。

马家辉：没有，这个像类似的不同版本的所谓女德，在香港，在台湾，甚至在美国都有。

窦文涛：是，这个丁璇是国内外好多地方都请她去讲过。

马家辉：没有，不仅是，可能跟她没有挂钩，好像香港有一些团体以宗教为主的，有些也是非宗教的。

梁文道：读，所谓基督教福音派的。

马家辉：对。有些跟宗教也无关的，比方说约定我们要守贞，不管你几岁结婚，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反正一天没结婚，台湾也是集体的行为，集体的一些宣誓，在美国特别南部也有很多，所以重点在于说这种理论来说，用我们用文道那个书常识来判断，那大概的知道蛮荒唐的东西，重点在于我还是坚持整个社会怎么样来回应。

窦文涛：那你就说按说像咱们一听这个丁璇这种话，那肯定都是荒唐，可是她在网上有争议，有为数不少的人就觉得她把实话说出来了，那是，现在就有些女的太不像话了，怎么不守这个妇道，甚至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就是要不说我觉得就是中国的人们的这种常识水平是差异非常大的。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有些人已经进入了现代科学社会了，但是你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叫处女情节，按说这个咱就觉得是封建的观念，对吧？可是你看网上底下跟帖，他就有一些人就觉得当然了，女人就是应该，我就是要娶一个处女，他就会有这样的人，现在都有这个想法。

梁文道：我好奇的是，你刚刚说的那些评论，比如支持丁璇的人，大部分是女的还是男的。

窦文涛：有男有女。

梁文道：有男有女，我忽然这么想起，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想起来就是中国历史上面，曾经有段时期是五四之后就一直到建国后，大家一直都批判的一段时间，就所谓礼教吃人的那个时间，对不对？

礼教吃人我们通常拿出来当例子的之一，就恰恰是对女性的束缚，比如说不是现在江南各地还有很多贞节牌坊吗，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当年被封为就能够为她立牌坊，说这是个节妇女，是个贞女的那种女人大概都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呢？

有的说是朝廷会封的，朝廷会有封一些的位置给她们的，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有这么一个老太太，她守寡了六十多年，然后极度的贞洁，她自己固然要守寡，不能够瞎搞，她守贞守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她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斥责自己，不准自己吃饭，要处罚自己，原因是她白天不小心看到有鸡在交配，就是她家养的鸡在交配，她觉得太不洁了，看了之后她受不了，然后她就要处罚自己，然后后来他的孙子、儿子都觉得我们这的妈妈、奶奶太了不起，然后朝廷就封这真是节妇，给她立了个牌坊。

这些牌坊大部分都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呢？其实绝大部分是晚明，晚明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今天想到晚明，你想到的是《金瓶梅》、《牡丹亭》、《西厢记》。

许子东：《西湖七月半》。

梁文道：对，都是这些对不对，但是另一面是这个，这是怎么回事，就晚明出现一个情况，就社会秩序开始变得很受冲击，很紊乱，然后当时主要是一些地方官或者朝廷里面有一部分人，他很担忧这个社整个社会，如果基础是建立在所谓的家庭价值上的话，家庭价值受到冲击，这个社会道德观开始虚无化怎么办。

但凡一个社会他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很奇怪，他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要从女人下手，然后就管女人，现在都是男人太坏了，那男人都是这个兰陵笑笑生的那种东西，我们好好从女人抓起。

那么透过建立节妇、贞洁牌坊这一类的，强调妇德这一面。

那么希望女人在家乡能够起到从身体做起约束到，整个社会家庭秩序，让它稳固。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真的很乱，因为晚明的时候有些地方真的是，地方乱伦都很多。

许子东：那个鲁迅很有名的一篇文章，《我之节烈观》，就是说这个我每次上课就问香港的学生，他们还真不知道什么叫节女？什么叫烈女？

节女就是老公死了以后她不能；烈女、香港学生真答不上来。

那个贞节牌坊上烈女的位置是比较高的，节女是比较低的，那鲁迅当年就说了，那假如一个女的她是很想做节女，可是老公的身体一直很好不死，那么就做不到。

你别说鲁迅这是开玩笑，我最近注意到一个细节，巴金的《家》被认为是反封建的一个代表作，大家都知道，可是里边有一句话，那个丫鬟鸣凤不是说跟三少爷要好，没成功，要给她嫁给孔教会会长，最后她跳湖自杀了。

第二天她的那个，就是觉慧的哥哥叫觉民说了一句话，没想到，鸣凤是这么刚烈的一个女子，你看看，他是正面称赞她的刚烈，其实他这个价值观。

梁文道：还是那么的顽固的。

许子东：就是，这个贞操观，你看他不是说可惜，她为什么要死呢，她怎么样，因为照现代，事实上他家里真有一个丫鬟，也真要被迫嫁，但是她后来没嫁，她也不用跳湖，她后来嫁了一个普通的人，是巴金把这个矛盾写得激化，反封建的一个教材，可是这个小说里面的正面人物，无意当中透出一句话，我觉得恰恰是在鲁迅批判的眼光里，巴金有透露出这样的一种观念。

窦文涛：所以你说这个我还想起鲁迅好像还说过一句话，说这个男人，两大爱好，鲁迅也真是会讽刺，说男人两大爱好是什么：

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

但是你想到没有，男人他靠什么拉良家女子下水，靠什么让风尘女子从良呢？靠这个游说，其实现在这活不但男的干，这女的自己都干，就是洗脑。

就是说她靠什么，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人类，咱们这个智人这个物种，它这个社会上很有意思的高级动物。

就是说我们是因为一个想法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你这个就是观念，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这个中国的禅宗讲一句话，就讲一下要做这个脱网金鳞，就是你要从这个观念之网里，你能脱开，甚至说你能入于其内，但是你也能不执着、能脱开。

我是说你头脑里的观念是正确的便罢，但是你的头脑里的观念要是错的，你知道，比如而且你看，往往你越听越像那么回事，所以为什么咱要科学发展观呢？

你看这个丁璇你还没听她那个演讲，她有理论的。这种理论你要是没有现在科学的常识，你听着有点似模似样，这我就说关键在于一种就是印记说。我觉得这个比喻里边，对于所谓女人的贞操，包括什么处女情结，这个里面关键，用丁璇里边所讲的，她就说什么。

她说老祖宗让我们女人不要淫乱，是吧，因为什么？是为了我们种族的优良，她说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话里有一个词，叫杂种。你看，她为了想说的文雅，她不说杂种（三声），她说叫杂种（四声），她说如果是一只纯白种的狗和一只纯黑种的狗交配，那么它们生出来的是黑白花的狗，是吧。

她说但是来年这个狗又发情了，又交配，那个纯白种的母狗跟一个，这次跟一个纯白种的公狗交配，生出来的应该是白的吧，其实不一定，也可能会生出黑白花的狗，为什么呢？因为上次那头黑狗的记忆，你知道这记忆留在这个白母狗的身体里，对吧。我跟你说。

许子东：这女的忽悠本领蛮大的，把我们都圈进去了。

马家辉：听起来也有道理的感觉。

许子东：黑白两个转来转去。

窦文涛：你就看就有些人就现在他有这个叫处女情结的人，他也会为自己找依据你想到没有这个观念，一个错误的观念。

马家辉：我觉得最怕些什么？被包装起来的同样在我看来荒唐的言论。举个例子，虽然是朋友，彭浩翔那个电影《春娇与志明》，我看了他所有的电影，这一部我是最看了不自在不安的，比方说里面的那个爱情男女观念的保守、倒退，不应该出现在在这样的。

梁文道：我也觉得很奇特。

马家辉：比方说其中一幕去台湾旅行，地震，那个男的躲在那边，然后那个女的就说他表现你不爱我，因为大家都看到非常荒唐，可是很浪漫。我觉得你不够爱我，你总是想着自己先，而不去想要保护我什么，然后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拿起包包转身就走。

女人有这个权利吗？事实上我们男女去旅行，男女朋友我为了一个事情然后我拿起包包，转身就离开这个旅途，终结这个旅途，可以吗？谁给你女性这个特权？

其实好像是特权其实是保守的，你把自己放在这个位子，我唯一选择就是我离开了。而且我生气、我期待你回来求我，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梁文道：所以说这个行为在香港被我们说港女，港女典范。

马家辉：这是非常可怕的，比方说那个。

许子东：就说男的应该保护女的，不保护的话就失职。

梁文道：她把女性描绘成一种就是，非常的就是要强调，她要得到男人的保护的位置一个弱势，然后如果得不到她还要生气，还要怎么样是这种位置。

马家辉：对，另外男女的固定的权利，好像是权利，其实是不同的角色，然后女的又有她所谓强的部分，比方说她随时可以拿着包包离开，好，男的不行的。男的你一定被说成渣男的，你旅途中把女朋友抛开。

而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不同电影，比方说那一部《爱乐之城》，跳舞那个，那个女生交了新欢，然后跟原先的男朋友吃饭，突然吃到一半就说。我很抱歉，起来跑去找她新欢。假如性别倒过来，我们绝对是渣男。

到最后那个女的什么都有了。有要她的有钱老公，然后有小孩，然后看见她的旧情人很浪漫的还弹着钢琴，我真的不怕这么明显的荒唐的理论，就怕很隐秘的，好像包装得很浪漫很自然的所谓意识形态。

还是很保守的意思，其实非常保守的。男女的角色什么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权利，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其实这是非常恐怖的。

窦文涛：是，我都觉得假如我跟一个女的结伴旅行，她中途要是恼了，她走我觉得很没有什么，但是我确实觉得我不能跑。

马家辉：就是。

许子东：而且她走了你得把她追回来，你怎么样都要把她追回来，你要是不追的话，你太不像话了。

马家辉：对，渣男！贱人。

梁文道：或者反过来，更甚的要是你走了的话，那这个消息传出去就是窦文涛是个渣男、贱人。

许子东：女的可以上班回家说我想辞职，这份工作想不做了，男的是不能说这句话的，对不对，当然这些社会情况。

窦文涛：看来四个男人，只能发出男权的声音。

梁文道：这其实也跟女权有关，因为这个其实恰恰就是把女性摆在了一个比较弱的位置，才会有这个想法。

许子东：我非常清楚的讲，这个女德其实是投射了男人的欲望，在满足男人的需求。所谓女德，归根结底你刚才讲的这个改变头脑，这个都是男人的欲望，而且已经到了第三阶段了。

梁文道：到第三阶段了。

许子东：最早的原始社会的时候，其实男女那个时候相对还是比较平等的，直到地球什么变暖变冷了，食物难以取得了，这个时候男的获得食物的权力、能力大过女的了，男的比女的多起来了，你想是原因，家辉刚才讲的原因是有的。

为什么最早提出要贞洁这些事情，或者说要固定的一个女的，就是父权制，就是男的要知道我的小孩是谁，我的钱才可以传给他。

梁文道：哺乳类动物都这样，因为他怕要养嘛。

许子东：否则的话这一堆小孩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的，好了，他现在要确诊这个女的生的是我的小孩，我跟他们说过很简单，你早上你在山洞里，你跟她做了那事以后，你要出去打猎了吧，那旁边外面一堆男的在那里虎视眈眈，因为你这个女的漂亮年轻什么，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方法就是把她困在山洞里，不让她出来，这个方法一直用到很晚，对不对？现在在中东很多地方还用，很多女的结了婚以后，只能看老爸哥哥，对不对，还有老公，其他人就把你关起来；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跟你答应好，我走了你别出去，我一会带一腿羊肉回来，你放心，你不愁吃不愁穿，我给你带回来，今天那么羊肉变成蒂芙尼、变成LV，或者变成一个房票簿，道理还是一样，就是说我给你利益，你守住；

第三个方法，就是中国文化高深，就给你植入一个晶片（窦文涛：一个观念），这个晶片的核心就是说，女的不能跟两个男的，不要说三个，你跟两个，你记得柳妈这个怎么劝祥林嫂的对不对，你看你死了以后你有两个男的，死了以后要分尸。

窦文涛：那锯子锯了。

许子东：对，要分尸，对不对，就祥林嫂活活就被这个概念，所谓贞操概念，其实是一种害怕。很多女的她不敢为了好处、身体快乐、经济快乐，她不敢，她觉得如果有这一条，我这一辈子我就是个坏人，这个男的真是聪明，这个晶片一弄，门也不用锁了，LV也不用送了，她自然而然的帮你守着，境界。

梁文道：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贞节，黑狗、白狗、黑白狗这个问题，她让很多人觉得有道理是为什么，因为她诉诸了一个我们意识形态里面潜藏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就是纯洁性，这个纯洁性。

许子东：就是种的强大。

梁文道：对，它又牵涉到种族的问题，所以这个女人身体贞洁的纯洁性，就变成了跟种族的民族的、甚至国家的纯洁性相关起来了。

许子东：这个秦始皇最早发文就是讲这个事情。

梁文道：对，又或者其实希特勒当年最怕的就是，犹太人会弄脏了利雅安人纯粹的血统。

窦文涛：诶，就是血统论吗？

梁文道：就比如说纯洁性，纯洁性是一个，我觉得从来是一个大的神话，就大家都觉得纯洁，对，我们种族要纯粹、民族要纯粹，女人身体要纯粹，但事实上这从来不是一个不值得挑战的、或者是有价值的，值得追求的一个理想。世界上面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生物之所以还能够有变化，有进展，恰恰是不纯粹。

窦文涛：你想历史上，我跟你说不但文化是融合的，血统也是融合的。真正的所谓那个纯种那个100%纯种那是个神话。

你不要说别的，当年消失了的一个人种，你记得叫什么？尼安德塔人。

窦文涛：尼安德塔人。

窦文涛：尼安德塔人这个人种已经消失了，但是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大概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几还在我们这个智人的血统里。

梁文道：而且你从文化上也讲，我们常常讲纯粹的中国文化，纯粹的中国原生的东西，纯粹的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像，那你看以前中国西周的时候，我们的青铜器很发达，我们中国文化光彩灿烂，但整个青铜的锻冶技术是西亚传进来的。

如果没有西亚，没有最古老的青铜之路的话，中国不会有那么光明的一个商周青铜文明。

马家辉：重点在于说，我说丁璇他们的这一套所谓的女的，为什么有时候很容易会有人中招觉得，因为我们要忠诚，loyalty，我们忠诚，我们希望别人对我忠诚，相对我要对你忠诚，甚至许多时候我对一个人忠诚，好像牺牲付出，其实也有快乐的，我觉得高尚，我觉得美好，我觉得稳定安全感，我们觉得忠诚是好的。

可是她把这个东西跟忠诚等同了一起，她以为说女的要守德，要听老公话等等的，她把这个让人家以为，她把两个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她把简单来说奴性，好吧，当你讲这么荒唐的所谓女德的时候，一定要相对你怎么样讲男德呢。

窦文涛：家辉讲得我有共鸣的，就是讲什么女德，讲什么男德，其实讲讲德吧，其实有些人的这个呼应，也是感觉到就是说，在咱们这个社会里，咱不要说女的，有一些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很多时候也缺了点德。

你知道老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有古代中国人那一套道德，但他也有对吧，但是今天的人们，我们经常会看到啊，你比如说，要不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不要讲什么女权或者什么的，咱就讲人，讲人德，讲人的德，人的德，其实我现在觉得我还是信服孔子。

做人呐，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把仁义理智信放在心中是没错的，对吗？其实说白了就像家辉说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男性也好，作为一个女性也好，对配偶对吧？爱他，为他服务让他开心，对吧？那么这有什么错呢？这个本，我就说在这个意义上，咱不考虑什么男女，是不是男尊女卑，在这个意义上大家要互相好，

诶，文道，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负责任的对这个事情的想法，因为说实在的，在这近两年我作为一个有点大男子主义的思想的人，有时候开始发现碰钉子了，就经常有一些女性，人家对你有意见了，对吧？

我说我现在，就这么想这个事，就说我们都有我们的时代局限，作为我来说，我这个岁数，我头脑中必定会有一些我就说我也不叫直男癌，可能有点直男炎，我说但是你得，我一条，我说我这个人要求进步，我要求进步，对吧，就是说甚至于我有时候大男子主义检讨我自己的，我不太知道不同的女的到底在乎什么。

但是我就是说讲一条，我说仁者爱人，这个人就是说，咱们总是要爱人，甭说女的，男的我都不愿意伤害他，只不过有的时候，因为我的局限我实在不太了解。

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如果我这次说了什么话，你觉得冒犯了你，那么你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不是本心，一点都不想伤害你，我只是因为我的局限，但我下次见到你，我肯定不会这样，就我在学习、咱要求进步。

梁文道：直男癌这个患者正在好转之中，康复之中。

窦文涛：是吧。

马家辉：这个套路很好用。

窦文涛：什么叫套路，什么叫套路？我真心的行吗。

马家辉：这就是我用在跟我老婆说话的套路，我告诉你学着一点，我回去做了错事，那要跟老婆说，我有我时代的局限，我也不是真心想伤害你，因为我不知道的。

窦文涛：但你知错就改吗？

马家辉：所以你要让我多了解不同的女人的喜好什么。

许子东：你看他还好意思说这个。

马家辉：然后我就知道我的局限在哪里，结论是这样吧。

梁文道：多经历。

马家辉：对，你要让我多经历。

梁文道：对，有一些眼界。但我想回头讲，刚才不是说那男的该怎么办？我觉得你也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两个加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这么多讲女德的，以一个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跟布道者的面目出现了。但是她们常常忘了讲一点，她以为这是讲女德是见之于儒家伦理的话，那就很要紧了。

儒家伦理理念讲的所有的伦理关系是相应的，是相应的。所谓的忠诚不是没有条件的，忠诚不是没有基础的，忠诚是在人与人关系之间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而且是有范围，有限制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国讲的人伦关系，儒家里面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意思？你君要先像君，臣才能待你像君。你君要待臣有一个应对之道，所有的关系是相应的，假如一个丈夫，一个男的对待女的，他不是到了家暴的程度，我还有需要当他是丈夫吗？因为他已经不像丈夫了。

窦文涛：对。

许子东：女德也不能单方面，所有的问题出在单方面，如果是双方面的话，不管男德、女德，其实德是一个。

马家辉：每个人对于这种最基本的美好，真善美、真善美的向往的实践成本不一样，比方说男人不真诚，好，顶多跟老婆认个错吧，买个钻戒、买个包，那女人不忠诚。

许子东：时代局限。

马家辉：对，时代局限讲了。

许子东：我正在学习中。

马家辉：对不对，那个成本不一样。

窦文涛：我看有的女的也挺极端的，那就是说凭什么男人外遇的风险和成本就比我们女的外遇的风险和陈本小呢，甚至就发展到丁璇这个思想，就是说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衣着暴露了，凭什么我们就不能穿得那个。

许子东：没有，她说不能暴露。

窦文涛：对啊，我是说，就是当有人支持这个丁璇的时候，他们的反对派甚至就会说，她就到另一个地方就是说凭什么我不能衣着暴露呢。

马家辉：对，我也觉得为什么不能，她们有什么问题呢？

窦文涛：就是说他们讲是什么呢，如果我衣着暴露了，对吧，我遇到了什么骚扰，那么责任不应该是我的，应该是你的。

可是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凌晨三点你到深圳郊区，你穿得这个衣着暴露恨不能这个超短裙，三点式，对吧。

好，那么你遭到了那个袭击吧、侵犯，那么对，固然犯罪分子会受到他应有的惩罚，这事法律上讲不能怪你，但是你算不算自己的安全意识有点匮乏呢？

梁文道：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现在直到今天，包括像印度这样的一些国家部长，他还会出来说女性穿得曝露然后被侵犯，那是她自己要负责任，我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责任？

就相当我们这么来看，你一个有钱人，然后晚上半夜三点在一个特别糟的地方，然后拿着一个金色的手机，带着一个百达翡丽或者怎么样，然后满街大晃，结果被抢了，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你的责任？这绝对不是你的道德责任，首先…

许子东：也不是你的法律责任。

窦文涛：但是，是你的安全意识。

梁文道：这不叫责任，这叫我顶多可以批评，这叫做不够常识，生活上的常识，就不够聪明，我顶多可以这样子说，那同样一个女孩子如果穿得太曝露，在一个很高风险的地区，半夜三点左右因此遭到侵犯……

许子东：缺乏常识。

梁文道：我最多说她是缺乏对自身的安全的这种常识，但是这绝对不是她的责任，这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许子东：半夜三点钟了，那个家辉走在路上也危险了。

梁文道：他也很危险的。

窦文涛：对。

许子东：他尤其男女老少全来了。

梁文道：对，保安的大叔。

许子东：对，什么保安大叔先被他吞了。

马家辉：那我补充一点，假如有个女生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不会那么简单，就说她你缺乏安全的常识，一定很多谴责的语言，活该了，你三点多干吗。

梁文道：你讲到活该就牵扯到责任了。

马家辉：甚至他怀疑你，责任有几种，一种法律责任，一种他说你自己选择的责任，甚至说甚至怀疑你的企图，你三点多。

梁文道：你是不是想被人怎么样。

马家辉：对啊，你干嘛要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牵扯到不公道，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像全世界的，我忘记某一天，还是已经每一年有两次，全球的城市的女性主义者，都晚上上街，那个运动叫什么，那一晚的抗议叫做‘把街道抢回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街道对于男生来说，是街头你要学怎么样从一个男孩。

梁文道：变成男人。

马家辉：但我们女生就是危险的，有坏人，什么什么的，把我们困住了，而其实这个假如要讲的责任，那些女权分子，上街是说，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街道，变成对我们是那么危险的一个地区，很多，就有很多，父权意识了，然后还有什么了，还有灯光了，灯光可能照明，可能公共资源没有放足够，来让这个街道安全，特别对女生安全，就让我们没办法半夜三点半出街，走在路上，所以每一年全球的城市都有叫女性主义运动，就要争取回来的，所以有一点，我以前不明白，前一阵子明白了，以前我经常说香港的女孩，女性是很保守的。

比方说走在铜锣湾，铜锣湾街头SOGO，经常过马路，红绿灯、红灯行人马路，然后一绿灯走了，你看到了，很多女生迎面一走了，明明很远，比方说我是女孩，看到许老师走，我马上就这样，总是要这样盖住，好像。

梁文道：她是看到你的时候才这样。

许子东：就是，我们怎么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就坐在这里。

马家辉：那是你没注意而已，发现很多。

梁文道：我真没出过这种事情，他怎么回事。

马家辉：经过我的启蒙。

梁文道：你下回看看。

许子东：他这个气场比较大，能量比较大。

梁文道：对面来了一个不就是有名的湾仔之狼吗。

窦文涛：湾仔之马。

马家辉：很多的这种调查就是说，香港那个女性在性观念、性别观念最保守了，最狭隘了，后来就看到了，这种相对的，后来前一阵子有一次开完会，我有跟一个女生、年轻的走在路上、要坐车，走去坐地铁，那她那天其实没有很暴就是一个女生，年轻女生要走在路上，我跟她一起过马路，我看到迎面而来的那些男人的眼睛，都好像想把她吞掉一样，那一次我就明白为什么，假如我从小到大这样的话，那当然会怕，走在路上那种，坦白讲不只香港方面，台湾的那个、内地也是，那种男人的眼光，所以相对的，当你男人不是这种眼光的话，女人就不会这么保守，所以当整个城市的街头安全性提高了，女人就不会怕三点半走在路上。

窦文涛：对，所以说现在看来时代，女性向我们这些有局限的男人提出了要求，进步的步伐需要迈得再大一些。

许子东：归根结底是一句话，叫我最喜欢孔子的那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在这个话题上就是“男所不欲，勿施于女”。

窦文涛：压轴，好，还是许老师有水平。

马家辉：那假如难男的欲的呢，能施于人吗，你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

窦文涛：家辉还是老马识途，凌晨三点铜锣湾的情况非常熟悉。

梁文道：湾仔之狼。

窦文涛：湾仔之狼。

许子东：真的没有见过什么对面女的走过来，就这个样子。

END